# [白话李卫公问对 - 豆丁网 (docin.com)](https://www.docin.com/p-70001528.html)

# 上卷

“正奇”：用正规方法向前攻击，便是“正兵”；有计划地退却使敌陷于不利便是“奇兵”。或奇或正，在于人的运用罢了。

太宗问：凡是军队退却，都能说是奇兵么?

李靖答：不是的。军队退却的时候，如果旗帜参差而不整齐，鼓音大小而不应和，号令喧嚣而不统一，这是真正败退而不是奇兵，如果旗帜整齐，鼓声应和，号令统一，人马纷纭，[似乱非乱，]虽然退走，但不是真正败退，其中必定有奇。兵法上说:“敌人假装败退，不要追击。”又说:“能打却假装不能打。”这些都是用奇的说法。

至于奇正的区分，只是为了用于平时的训练，使士兵懂得这一概念，以更好地指挥作战；在真正的战争中，为了营造种种假象迷惑敌人，需要不断地进行变化，谁又能区分清楚呢。

不要只知道“以奇为奇，以正为正”，要懂得奇正之间的相互转化。

中国历来是“以蛮夷制蛮夷”

太宗说:我看过的各种兵书中，没有超过《孙子兵法》的，《孙子》十三篇，没有超出虚实的范围。用兵作战，如果能认识到虚实的形势,就能无往而不胜利。现在的将领中，只能空谈“避实击虚”，到了临敌作战的时候，则又很少能识破

敌人虚实的，这是由子他们不能左右敌人，而反为敌人所左右的原故，你以为怎样?你尽可能为诸将讲解一下认识虚实的要领。

李靖答:先教他们奇正相互变化的方法，然后再讲如何认识虚实的形势就可以了。现在诸将领多数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的变化，又怎能认识到敌人的虚是实，实是虚呢!

太宗问:分析敌情，就会知道敌人的利害得失;激动敌人。就会知道敌人动静的规律;使用各神侦察手段就会知道敌人所处的地形哪里有利或不利;对敌试探攻击，就会知道故人的强处和弱处。这就是以我的奇正察知敌人虚实的方法吗?

李靖答:所谓奇正，是用以对付敌人虚实的。敌强，我就用正兵;敌弱，我就用奇兵。如果将帅不知奇正的变化，就是知道敌人的虚实，又怎能战胜敌人呢!我奉命后,只要先教诸将学会奇正的用,然后他们对于敌人的虚实自然就知道了。

太宗说:我把奇兵变为正兵使用时，敌人还以为我是奇兵，而却以正兵打击它;我把正兵变为奇兵使用时，敌人还以为我是正兵，而我却以奇兵打击它。这样就能使敌人经常处于不利的态势，自己常处于有利的态势。你应以此法传授给各将领，使他们容易明由。

李靖答:“以靠近战场的军队对待远来的敌人，以从容休整的军队对待疲劳的敌人，以补给充裕的军队对待饥饿的敌人”，这是《孙予》所说的大概含义。善于用兵的人，从这三种含义引申为六种办法，那就是:以诱诈对待来犯的敌人，以冷静对待急躁的敌人，以稳重对待轻率的敌人，以严谨对待懈怠的敌人，以整齐对待混乱的人，以防守对待进攻的敌人。

太宗问:(龙、虎、鸟、蛇)四兽之阵，又用商、羽、微、角四音末代表它，这是什么道理?

李靖答:这是兵家诡诈的方法。

太宗问:可以废除吗?

李靖答:保存四兽的名称和代表四兽的四音正是为了废除它，如果废而不用，其他诡计的方法就更多了。

太宗问:这是什么道理?

李靖答:假借[龙、虎、鸟、蛇〕四兽的阵名和天、地、风、的称号，再加上商金、羽水、徵火、角木的配合，这都是兵家自古来的说诈方法，保留其名，其他诡诈的方法不会再增加;废除它，驱使贪婪愚昧的人还有什么方法可施呢。

太宗考虑很久才说:你要保守秘密，不可泄露出去。

太宗说:[《孙子》听说的道理跟《尚书》不同]《尚书》说:“威严超过仁爱，就可以成功;仁爱超过成严，就不会成功。”这是什么意思?

李靖答:先施仁爱，后用刑罚。次序不可颠倒。若是用弄罚，后用仁爱去补救，对事情就没有补益了。《尚书》说的[重威轻爱]，是指在事情发生以后告戒人要慎重考虑法令的威信，不是说以此作为事先的教育方法。所以孙子的说法是万世不能更改的。

太宗说:你平定萧铣之后，各将领都想没收萧铣部下文武官员的家财以搞赏士卒，只有你认为不可，并引用了汉高祖不杀蒯通之事，加以说服。以后江汉人民果然归顺了。我因此想到古人说过:“文才能使士众拥护，武功能使敌人慑服”,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人了。

李靖说:汉光武平定赤眉军以后，乘马进入赤眉营中巡视检阅，按辔缓缓而行，[以示对赤眉并无疑惧之心]，因而赤眉军说:萧王此来是推心置腹，开诚相见。这是由于事先判断赤眉的人情本不是坏的，岂是没有分析而轻率进入赤眉军营的呢!我不久以前征讨突厥时，统率番汉两部人马，出塞千里，并末杀一“扬干”，斩一“庄贾”，也不过是推诚待人，大公无私罢了。陛下过分信任，把我提拔到这样高的地位，如果说我是文武兼备实不敢当。

太宗说:我想天下凶恶的事情没有超过战争的，作战时只要有利于军队的行动，那能因为避讳阴阳术数而犹豫不决呢。今后诸将如因拘泥于阴阳木数而失去机宜的，你当再三地告诫他们。

李靖再拜谢说:我按《尉缭子》所说:“黄帝用仁德安定天下，用武力讨伐敌人”兵家所说的刑与德就是这样，不是阴阳家所讲的天官时日等迷信说法。然而诡诈之道，可以使人去做，但不可以使人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去做。后来平庸无能的将领往往拘泥于阴阳术数，因而多有失败，不可不以此为戒。陛下的刘海。我立即宣示各将领。

太宗说:我看了很多兵书，千章万句，没有超出“使用多种方法以造成敌人的错误”一句话。

李靖考虑了很久说:确如陛下所说的。大凡用兵作战，若是敌人没有错误，那我军能取得胜利呢。譬如下棋，双方势均力敌，若一着失误，则全局无救。威信争胜负，大都是由于一着失误，又何况多次失误呢。

太宗说:进攻和防守两件事情，其实都是用以致胜的方法罢了。《孙子》说:“善于进攻的，能使敌人不知道在那里防守才好;善于守的，能使敌人不知道从那里进攻才好。”但是不曾讲到，敌人若来攻我;我也进攻故人;我若防守，敌人也进行防守。这样相攻相守，要想取胜应采用什么方法?

李靖答:从前相攻相守的战例甚多，他们都说“防守是力量不足，进攻是力量有余”。认为兵力不足便是力量薄弱，兵力有余便是力量强大，这是没有领会运用攻守的方法。我按《孙子》说:“不能取胜时，就采取防守;可以取胜时，就实施进攻。”也就是说，还没有战胜敌人的可能时，我就暂时防守;等到创造了取胜的条件，然后再进攻，并不是专就力量强弱来说。后人不了解这种意义，应当进攻反而防守，应当防守反而进攻，既然违反了攻守运用的原则，便不能把进攻和防守的方法统一起来。

太宗说:就是这样。有余或不足使人怀疑为力量的强弱。那里知道防守的原则要对敌假装力量不足，进攻的原则要对敌假装力量有余。对敌假装力量不足，敌人必然要来进攻，这是使敌人不知其不当进攻。对敌假装力量有余，敌人就必然采取防守，这是使敌人不知其当防守。进攻和防守本来都是致胜的方法，但从敌我双方说来就分一攻一守两个方面了。我若运用得当，敌人就会失败;敌若运用得当，我就会失败，从得失成败的结局看就可以分出敌我运用的好坏了。攻和守不过是致胜的方法而已，掌握了这种致胜的方法，就能百战百胜。所以说: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就是说要懂得攻守之法的道理。

李靖再拜说:圣人的兵法是很深奥的。进攻是防守的转化，防守是进攻的手段，两者都是为了战胜敌人。若攻不知守，守不知攻，这不仅是把攻守截然看作两回事，而且是把攻守的运用各自孤立起来了。虽然口诵孙、吴兵法，但不能理解其运用的奥妙，而把攻守对立起来，他怎能知其所以然呢!

太宗问:《司马法》说:“国虽大，好战必亡;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。”这也是攻守的道理吗?

李靖答:凡是有国有家的，何尝不讲求攻守之道呢!进攻，不仅是攻打敌人的城池和冲击敌人的营阵，还必须有瓦解敌人军心的方法。防守，不仅要有完善的壁垒和坚固的营阵，还必须保特旺盛的士气，持机破敌。[以上、所说的]，从大的方面讲，是为君的应该懂得的道理。从小的方面讲，是为将的应掌握的方法。瓦解敌人的军心，就是所谓的知彼;保持我旺盛的士气，就是所谓的知已。

太宗说:是这样。我每逢临敌作战，必先判断敌方的策划和我方的策划谁比较周密，然后敌方的虚实就可以知道了;察明敌方的士气和我方的士气谁比较旺盛，然后我方的强弱就可以知道了。所以知彼知已是兵家的重要原则。现在的将领，即使不知道敌人情况，如果能够了解自己的情况，怎么还会失利呢。

李靖说:孙武所谓“首先造成不可被敌战胜的条件”，这就是知已;“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”，这就是知彼。又说:“不可被敌战胜，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，可以取得胜利，在于敌人是否产生缺点和错误。”我用兵时一点也不敢违背这一教诲。

太宗问:《孙子》上说，使敌军长失士气的方法是:“朝气猛锐，昼气怠情，暮气衰竭;善于用兵的人，要避开敌人的锐气，等待敌人懈怠衰竭的时候再打击它。”这种说法怎样?

李靖答:凡有血气的人，能鼓起勇气与敌斗争，至死也不知道惧怕，这是气势所起的作用。所以用兵的方法，必须首先察明我士卒斗志，激励其战胜敌人的勇气，这样才可以进击敌人。吴起所说的机，把气机放在首要地位，没有别的道理，就是说只要能使人人勇于自斗，其猛锐的力量是不能阻当的。所谓朝气猛锐，并不是限于时刻来说的，而是拿一天的早晚作比喻的。敌人经过三次冲击，而士气没有衰竭，又怎能一定使它懈怠衰竭呢!学兵法的人，只是背诵空洞条文，结果为敌人所诱惑，假如能懂得使敌人丧失士气的道理，就可叫他统兵作战了。

太宗问:汉高帝善于统御将帅，后来韩信和彭越被杀，萧何又下狱，为什么这样对待功臣呢?

李靖答:我看刘邦、项羽都不是善于统御将帅的君王。当秦二将灭亡时，张良本来是想为韩国报仇，陈平、韩信都怨恨楚项王不肯重用，所以他们惜刘邦的势力来为自己谋求出路。至于萧何、曹参、樊哙、灌婴都是亡命之徒，投奔刘邦，高祖因为用了这些人才得了天下。假若当时使六国的后代重新复国，这些人必因怀念旧主而离去，刘邦纵有御将才能，他们又怎能为汉所用呢!我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得天下，是由于张良借箸之谋和萧何漕{车免}之功。以此来说，韩信和彭越的被杀，以及范增的不被重用，这两件事情是相同的。所以说刘邦和项羽都不是善于统御将帅的君王。

太宗问:光武中兴以后，为了保全功臣，不让他们主管朝政，这是善于统御将帅吗?

李靖答:光武虽然凭籍前人的基业容易成功，然而王莽的权势不下于项羽、邓禹和寇恂的才能也没有超过萧何和张良，可是光武独能以至诚待人，使用温和的政策保全功臣，这就比高祖贤明多了。以这样事例未评论统御将帅的方法，我认为光武是成功的。

按:汉初张良遇高祖进食时，即席借箸(筷子)画策，萧何漕挽之功，是指萧何能够持续不断提供粮草援助之功。

太宗问:古时出兵作战任命大将时，君王必先斋戒三天，然后将钺授给他说:从此上至天的事情由将军全权处理。又将斧投给他说:从此下至地的事情由将军全权处理。又推着他的车子说:军队进退由你根据情况决定。出发以后，军中只听将军的指挥，不等待君王的令。我以为这种礼仪早已废弃了。现在想和你参照古礼制定遣将的礼仪，你看如何?

李靖答:我认为圣人所制定的在宗庙斋成的礼仪。是为了假借神威;授给斧钺和推毂，是为了授给将军以军权。现在陛下每当出师作战，必先与公卿商议，并祭告宗庙而后派遣大将，这样假威于神的礼仪算是做到了﹔每当任命大将，必使他们见机行事，就是给了他们很大的权力。这与斋戒推教有什么区别呢!这是完全符合古札的，其义也相同，所以不须再来参照制定了。

太宗说:好。于是就命近臣记载上这两件事做为以后遣将的法度。

太宗问:阴阳术数可以废除吗?

李靖答:不可。用兵是讲求诡诈之道的，假托阴阳术数，是使贪婪愚昧之人的一种办法，所以不可废除。

太宗说:你曾说过天官时日，明智的将领不以为法，是不用的，而愚昧的将领却往往受它拘束，废除了也是应该的。

李靖说:从前商纣在甲子日出兵遭到灭亡，而周武王在甲子日出兵获得成功,按天官时日讲，同是一个甲子日，结果是殷乱周治，兴亡不同。又宋武帝在“往亡日”兴兵讨伐南燕，将吏们以为不可，宋武帝说:“我一前往，他就灭亡。”后来果然战胜了南燕。由此来说，阴阳术数可以废除是很明显的了。然而齐将田单在即墨被燕军围困时，命一人假装神师，亲自礼拜词祭，神师说:“燕军可以破。”于是田单以火牛出击，大破燕军。这就是兵家诡作之道。天官时日的说法，也是这样的。

太宗问:田单假托神怪破了燕军,可是太公焚毁蓍龟而灭了商纣，二事相反[但都获得成功]，是什么故呢?

李靖答:其巩固军心的动机是一致的，不过，有的采用相反的办法而取得成功，有的顺应当时的情况而采取有利的行动就是了。从前太公辅佐武王伐纣，进军到牧野，忽然遇到宙雨，旗鼓都被折毁，谋臣散宜生想占卜问吉然后行动，这是因为当时军心疑惧，必须假借占卜问神以安军心。太公认为腐草枯骨没有请问的必要，况且反这是以臣伐君，怎能等待吉日再行举事呢。看起来散宜生产生用占卜巩固军心的动机于前，太公采用毁蓍龟成全巩固军心的动机于后。逆顺虽然不同，道理却是一样的。我在前面所说的阴阳术数不可废除，是为了用这种办法来防忠于未然。至于一切事情的成功，主要还决定于人的努力。

太宗说:是这样。我认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的是上等，百战百胜的是中等，深沟高垒坚阵防守的是下等。按这样比较，孙武兵法三说法都有了。

李靖说:看了古人的文章，推究古人的事迹，也就可以看出差别了。如张良、范蠡、孙武三人成功以后，就毫无牵挂地超然引退，不知去向，若不是懂得“道”的微妙，怎能那样呢!如乐毅，管仲、诸葛亮能够战必胜，守必固，若不是明察天时地利，怎能那样呢!其次如王猛的安定前秦，谢安的捍卫东晋，若不是善于任用良将选择才，修备甲兵以求自固，怎能那样呢!所以学习兵法，必须先由下到中等，由中等到上等，就能逐渐由浅入深了。不然的话，就不过是只尚空谈，只知道背诵兵法的条文，那是不足取法的。